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八十二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馬 岑 賈 列 傳 第 七

馮異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

城有父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

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

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
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

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

巾車鄉巾車鄉名在父城界異間出行屬縣間出猶微行為漢兵

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伉健有

武畧綝音丑心反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

用不足為彊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

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

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

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

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

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

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鉅期音姚叔壽段建左

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殷字光武皆以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

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

竟子詡為尚書竟字子期山陽人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父子用事

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

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

從音子用反
橫音胡孟反

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

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為充飽

猶言凋殘之
後易流德澤

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

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鉞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

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

南馳晨夜草舍

舍止息也

至饒陽無萋亭

無萋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萋音力

于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

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

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

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

音熱

而悅光武對竈燎衣

燎炙也

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庠

沱河至信都

光武紀云度庠

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此而南

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庠沱河南宮在南宮在庠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

紀是傳非諸家之書
並然亦未詳其故

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

破王郎封應侯

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

異為

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

東觀記續漢書云異勅吏

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關者也

進止皆有表識

言其

進退有常處也

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

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

將各有配隸

隸屬也袁山松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

軍士皆言願屬大

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多重也

別擊破鐵脛於北平

北平縣名

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又降匈奴于林闡頓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

頓字作確前書音義闡音蹋頓音確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

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東觀記儵字作矯將兵

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

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

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孟地名古今以為津統二郡軍河

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

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

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

歸漢

史記曰微子名啟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

位項伯名纏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伯以身翼蔽之籍誅乃歸漢也周

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少帝孝惠後宮之子

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立宣帝

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

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

長安謂更始季

文李軾字言軾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

今長安壞亂赤眉臨

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

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

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

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

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

周不足以喻

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

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

季文誠能覺悟成

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

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為福在此

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軾

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
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
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
鎮孟津俱據機軸

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諭焉

千載一會思

成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

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

井關拔上黨兩城

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

又南下河南成皋以

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

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

續漢書曰士鄉亭名

屬河南郡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

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

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

得其要領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

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

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

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

異遣

校尉護軍將軍將兵

○劉攽曰案異為孟津將軍軍有護軍爾云護軍將軍非也緣下有

將軍二字明衍

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

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

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鄩問四方動靜異曰三

王反畔更始敗亡

三王謂張卬為淮陽王廖湛為穰王胡殷為隨王更始欲殺卬等遂勒兵

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

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

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

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

神

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言天命發於精神

心中動悸

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

春定封異陽夏侯

夏音賈

引擊陽翟賊

○劉攽曰案文少一軍字他傳中言

引軍者甚多

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

牛酒

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

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

已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

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

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

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劍

勅異

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

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

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鄉本能御史士念自脩

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

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

東觀記曰颶池霍郎陝主

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

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

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

東觀記宣作重

五千餘人三

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

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

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

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
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
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
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
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
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
谿阪

回谿今俗所謂回阬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也

與麾下

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

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賊見

執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嶠

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

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

池以鳥為喻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

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方論功賞以答

大勲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

秦武公代邽戎致之也隴西有上邽故此有下也

芳丹據新豐

續漢書芳作茅

蔣震據

霸陵

霸陵文帝陵因以為縣名故秦芒陽縣

張邰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

楊周據谷口

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

呂鮪據陳倉角閼

據汧駱蓋延據盤屋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

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

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

據關中引張邰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

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

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

州內鄉縣

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

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十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

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

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

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

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

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

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
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
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
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

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

懷來百姓申

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

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

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

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

東觀記曰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

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

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

通侯即徹侯避武帝諱改焉

受任方面以

立微功

謂西方一面專以委之

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

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

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

逐爭也

迷惑

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轂之中尚不敢過

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

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

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

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

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

棘定關中

荆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

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

錢帛詔曰倉卒無葦亭豆粥庠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

忘檻車齊國賴之

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

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

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

後數引讌見

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

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枸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

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枸邑異即

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

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怩小利

忸怩猶慣

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忸復為之也忸音丑反忸音逝遂欲深

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

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

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

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

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

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

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劉攽

曰案王

常傳中

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

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

當作忠

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

枸邑危亡在於旦夕

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

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

反奔而殿亦何異哉

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

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

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

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

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

義渠縣名屬北地郡

青山胡

率萬餘人降異

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

居參巒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

○異又擊盧芳將

劉歆曰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巒

賈覽匈奴莫鞬日逐王破之

莫音於六反

上郡安定皆降異

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

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

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

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

東觀記曰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

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

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

異固持不動常為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

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

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

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訴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

侯食三縣

東觀記曰東緡縣名屬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即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永

平中徙封平鄉侯

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鬱林潭中

彰卒子普嗣

有罪國除

東觀記曰坐鬪殺游徼會赦國除

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

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

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

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

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

昭明也假至也上
下天地假音格

光耀萬

世祉祚流行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

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

蕭曹紹封傳繼於今

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
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

況此未遠

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

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

叙舊德顯茲遺功焉

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
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則封有功

也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

皆紹封焉

岑彭傳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

棘音紀力反

王莽時守本縣長

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

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

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

前隊大夫

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為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漢兵攻

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

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

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

歸德侯

歸德縣名屬北地郡

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大司

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揚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

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

鎮淮陽

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徭為姓東觀記曰徭作淫

偉反擊走卬彭

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舂陵劉茂起兵畧下潁

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

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

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

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
鼓戢人必於其下○劉攽曰注中將軍案文當為中軍

將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

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

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

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

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

韓歆南陽大人

大人謂大家豪右

可以為用乃貫歆

貫寬也

以為

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

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

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

將軍屯鄴兵橫暴為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為刺姦將軍

授以常所持節從

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

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破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

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

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
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
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
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
安更始為三王所反解見上文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
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
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統也謂以城自嬰統而
守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遣

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

者不忌小怨鮑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

吾不食言

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

彭復往告鮑鮑從城上下索曰

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也

趣向也

鮑見其誠即許降後

五日鮑將輕騎詣彭顧勅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

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郾王

更始傳尹尊為郾王

乃面縛與

彭俱詣河陽

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

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

彭夜送鮑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鮑為平狄將軍封

扶溝侯鮑淮陽人後為少府

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

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

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犍

葉等十餘城

犍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

荊州至城安昆陽犍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

是時南方尤亂南郡

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畧十有二縣

東觀記曰豐即縣人少學

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即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即

音求反

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

南陽復陽縣有杏聚

又更始諸將各

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

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

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滎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

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

漢中將軍王常

○劉攽曰
中當作忠

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

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

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

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

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

歸涑陽

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遁

董訢降彭復與

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

於小長安

小長安解見光武紀

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

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

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陞

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

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

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

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

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

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

明旦西擊山都

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

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

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

沔水源出

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

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

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

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

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
拜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
東觀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羣盜
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
自稱掃地大將軍襄陽耆舊記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
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

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

陽地如掌耳

續漢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圖彭寵張步
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

掌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為征南所

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

將兵沿江汭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

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拆遂止不降

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

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

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

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

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

遂拔夷陵追至秭歸

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

戎與數十騎亡入

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

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

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

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璽書拜駿為威虜將軍

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

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

津鄉縣名所謂江津

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荊揚之咽喉

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

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

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

后姊也

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

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

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

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

續漢

書曰張隆遣子暉將兵詣彭助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

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

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

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

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

上邽帝留蓋延耿种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

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足既平隴復望蜀

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

東觀記曰時以縑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地罌將
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以縑盛土為堤

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罌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

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罌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

後拒

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曰啟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

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

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

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關

枋箬以竹木為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舫汭也郭景純曰水中箬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通用耳箬音步佳反汭音匹俱反擊

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

見解

紀光武橫江水起浮橋鬪樓立欂櫨絕水道結營山上以

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

千艘

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橈小檣也爾雅曰檣謂之橈露橈謂露檣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

唐突也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

橈音饒

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

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

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櫂前書鄧通

以櫂船為黃頭郎櫂音直教反

騎五千匹皆會荊門吳漢以三郡棹卒

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

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

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

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

直衝浮橋而櫂柱鉤不得去

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櫂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

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

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
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

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
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
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

郡輒行太守事

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劉攽曰注

長史案長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

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

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

墊江縣名

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闕

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

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

資中縣名

屬犍為郡其地在
今資州資陽縣

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

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

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

都江成
都江也

襲擊侯丹大破之因

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武陽解見
光武紀

使精騎

馳廣都

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
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

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

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

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

持軍整齊秋豪無犯

豪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豪無所取

印穀王

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

前書音義曰任貴越嵩夷殺太守枚根自

立為印穀王

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

侯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

侯

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

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導弟

淮為穀陽侯

穀陽縣名屬沛郡

導永平中為屯騎校尉導卒子

伉嗣

伉音口
葵反

伉卒子杞嗣

東觀記曰杞作起元初中坐事免

元初三年

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為光

祿勲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為侍中虎

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

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

陽縣東北

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

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

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盜充斥也

我有蠹賊岑

君渴之

燕賊食禾稼蟲名以喻姦吏侵漁也

狗吠不驚足下生鼯

鼯長毛也犬無

追吠故足下生鼯

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哺食也鼓擊也

我喜我生獨丁

斯時

丁猶當也

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

熙卒子福嗣為黃門侍郎

賈復傳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

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時
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

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劉嘉以為校尉復見更始政

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

湯武是也

堯禪舜舜禪禹湯乃放桀
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者

圖湯武之事而不

能至者桓文是也

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春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

圖桓文

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

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中夏各自跨據又不逮

桓文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

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

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

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

施用也第但也

復遂辭嘉受

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栢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

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

羸力

佳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
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官屬以

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鄒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

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

東觀記曰時上置兩府
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

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
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
以復為鄣尉上署報不許也

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

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

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

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

被猶負也析羽為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

所向

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

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

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

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

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鄧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鄧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

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郾連破之月
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
屬縣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

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

豫州新息縣西南也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

連破之

新城今伊闕縣

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

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

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

東觀記曰

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

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

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

壯武下密即墨槌胡觀陽凡六縣

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

即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即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槌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

陽縣東槌一音廷

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

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

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

觀記曰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起大義

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

侯就第加位特進

東觀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故皆以

列侯就第也

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

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

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

國家大事恩遇甚厚

高密侯鄧禹
固始侯李通

三十一年卒謚曰剛

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

肅宗更封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一

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

畧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

邊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

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功次補

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

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徵為長水校尉宗

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

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

和帝女臨潁長公主主兼食潁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

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為侍中順帝時為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

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

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兩

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

信謂朱鮪知其

誠而降義謂荆人奉牛酒讓不受

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尅成

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

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

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

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

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震

敵遠圖謀國

後漢書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八十三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吳漢傳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

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

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資用乏以

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

者韓鴻徇河北

續漢書曰雒陽人韓鴻為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或謂鴻

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

拜為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

會王郎起北州擾

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

邯鄲此一時之功也

一時言不
可再遇也

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

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譖衆未知

所出

謫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

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

人召之為具食

續漢書曰時道路多饑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故先為具食○劉攽曰案注

文漢召下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

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

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

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

王郎將帥

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閎等

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

將軍既拔邯鄲

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賜號

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

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

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

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

廣雅曰鷙執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鷙也

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

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

調發也

漢乃

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

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為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

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

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撓兵騎收曾

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

弭猶服也遂

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

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

莫大

也兵薄軍士之名帳

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

猶屬

也近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

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

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

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

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

僥猶求也

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

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

何故與鬼語遂殺之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

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

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

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

高胡皆破之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

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

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

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

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

上大破之

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合

降者十餘

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為廣平侯食廣平卅漳曲

周廣年凡四縣

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東北卅

漳在今洺州洺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洺州曲周縣西南廣年避煬帝諱故改為永年縣

復率諸將

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脩武悉破諸屯聚車駕

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

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

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

郵聚也

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

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
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
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
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
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
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
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羣盜勝不相讓敗
不相救

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

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

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

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

前書鄧通為黃頭郎音義

曰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也

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

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劉攽曰注俱大進

按文多一大字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

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

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

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

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

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

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

時鬲縣五姓

共逐守長據城而反

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彊宗豪右也鬲

音革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

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

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

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

劉

敬曰中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當作忠

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

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

無鹽縣名

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

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

明年春拔朐

朐縣名解見光武紀

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

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

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俱坐費

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

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

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

孫述及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

短橈

檣也音人遙反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

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

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

續漢書曰犍為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

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

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

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橋名也解見公孫述傳

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東觀記續漢書尚字並作禹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

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

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
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
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素吉獲甲
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
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
而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
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
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

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
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

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

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

馬武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

庸常關以東

○劉攽曰按文當有一山字

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

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

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

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胸音幼

腮音忍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腮音閨其地下溼多胸腮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起兵各數千人以應

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

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

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

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

一敵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嚴即裝也

避明帝諱故改之

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

形於體貌

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靳

漢嘗

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

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

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

起第夫人先死薄葬
小墳不作祠堂也

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

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

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為諡詔特賜諡曰忠侯

發北軍

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

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輜輶車黃屋左纛軍陳至茂

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

子哀侯成嗣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

為三國成子旦為濯陽侯

濯陽縣名屬汝南郡在濯水之陽因以為名其地今豫州

吳房縣也音劬

以奉漢嗣旦弟盱

盱音火俱反

為筑陽侯成弟國為

新蔡侯

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汝南郡蔡

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筑音逐

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

盱為平春侯

平春縣名屬江夏郡

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

尉為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

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

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翕為褒親侯吳

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

阿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信侯

建信縣名屬千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

差彊

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

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

近仁

論語文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忍於言斯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言近仁

豈漢之方乎

方比也

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

而見信

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

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

不足取信矣

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依則

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傳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

要陽縣名光武時省

身長八尺彎弓

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

在職辦

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人主一州皆有從事史

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彭寵

為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

歸光武

續漢書曰并與狐奴令王梁同勸寵

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

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

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

酸棗封丘二縣名屬

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其夏
汴州縣也○劉攽曰按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

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

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而拔

之進取麻鄉麻鄉縣名故城在今宋州碭山縣東北遂圍永於睢陽數月

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

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

斬其魯郡太守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曰魯郡太守梁丘壽也而

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

杼音食汝反

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

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

永將蘇茂

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

佼彊姓名也周大

救永共攻延

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

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脩高祖廟置

嗇夫祝宰樂人

楚即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

亭中即高祖為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蓋延因齋戒祠高祖廟

三年睢陽復

反城迎劉永

反音翻

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

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

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

蘄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機進

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

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

因率平敵

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

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復

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

城降

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劉攽曰注賁音奔按文多一賁字

憲聞之自郟

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

則蘭陵必自解

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

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

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

○劉攽曰按文多一

遂字緣下有逐字誤之

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

往攻郾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郾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

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郾果不能克而董憲

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郾邳

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

誡之

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汙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

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及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水破

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東觀記續漢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

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

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

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

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

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

定

街泉略陽清水三縣皆屬天水郡

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未

剋以病引還拜為左馮翊將軍如故

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

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為蘆亭侯

東觀記作蘆亭

恢卒子遂

嗣

陳俊傳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

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

也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將軍俊為長

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為安集掾

東觀記曰俊初

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小縣何從擊銅馬於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掾

清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

華嶠書曰拜為彊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

堅同

心士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

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

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

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

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

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

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

即位封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

匡賊即匡城縣

賊也東觀記作匡城賊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

更封新處侯

新處縣名屬中

山引擊頓丘降三城

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

其秋

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

賊於河內皆破之

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有金門白馬水蓋賊起於二山

因以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

南武陽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

今沂州是時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費縣西

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

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下

續漢書曰嬴縣名屬太山郡

音盈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

步時擬私封爵人之印綬

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

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為琅邪太守領將

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

憲於贛榆

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

進破朐賊孫陽平之八年張

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

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勲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俊得撫貧弱表有

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

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

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

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

浮嗣徙封蘄春侯蘄春今蘄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蘄春侯蘄

音祈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傳

臧宮字君翁潁川邾人也

邾縣名今汝州邾城縣也

少為縣亭長游

徼

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也

後率賓客入下

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

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羣

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

封成安侯

成安縣名屬潁川郡

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

更始將左防韋顏

華嶠書韋字作韓

於沮陽酈悉降之三年將

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之

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

鍾山縣

帝使太中大夫

華嶠書曰使張明也

持節拜宮為輔威將

軍七年更封期思侯

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

擊梁郡

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

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

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為名

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

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

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

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

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

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醺酒饗賜慰納之

音醺

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
詩注曰以筐曰醺也

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

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

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

沅水

沅水出廣漢
解見光武紀

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

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

反音

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

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

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

宮因從擊

○劉攽曰按從擊無理當作縱字

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

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

寶

華嶠書曰上璽書勞宮賜吏士絳繅六千匹

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

數

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

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縣竹破涪城斬公

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

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

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

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

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

張載注蜀都賦云漢

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

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

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

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

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

成都北面東頭門

與吳漢並滅公孫述

帝以蜀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

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

朗陵縣名屬汝

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

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

汜弟子單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

維或劫吏作緇

劫吏

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

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

武谿水名

在今辰州盧谿縣

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饑疫自

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

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楊虛

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

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

抵觸也

虜今人畜疫死

旱蝗赤地

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時赤地千里

疫困之力不當中

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

左傳曰大

福不再蒯通曰時者難遇而易失也

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

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

四郡

謂張掖酒泉武威金城也

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

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

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

能制彊

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

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

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

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

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

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

政災變不息

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

百姓驚惶人不自保

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公羊傳曰見者

異辭聞者異辭傳聞者異辭

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

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

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
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詔封松弟
由為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
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

璽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

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
遞興以紱非兵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功
服於是去紱也

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

謂誅隗囂公孫述

戎羯喪其

精膽羣帥賈其餘壯

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此摠謂戎夷耳

不指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

日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

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劒而抵掌志

馳於伊吾之北矣

屈原曰撫長劒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劒鳴手中說文曰抵側擊也

光武審黃石存包桑

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

自危懼乃是繫於包桑也包本也繫於桑本言其固也

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

詞幣以禮匈奴之使

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

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

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足卑辭幣禮也

其意防葢已弘深豈其

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土之陳乎

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

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丁千反

贊曰吳公驚彊寔為龍驤

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驚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者執志

彊也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

電埽羣孽風行已

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

詩曰良士休休又曰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後漢書卷四十八

後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吳漢傳故不自疑躬○

臣承蒼

按文勢當作故躬不自

疑

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注斥漳在今洺州洺水

縣○

臣松齡

按唐書地理志無洺水縣唐初洺州有

清漳池水二縣此注洺水當作池水

臧宮傳憂其抵突注解也○解字似當作觸

後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謹案卷四十七第二十八頁後一行帝方以吏事
責三公刊本事訛士據毛本改

第二十九頁前一行以擿發其姦刊本擿訛搃據
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書卷

四十九至
五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八十四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九

宗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耿弇列傳第九

耿弇傳 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

自鉅鹿徙焉

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并無之家於諸陵也

父況字俠

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俱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

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後為朔調連率王莽改上谷郡曰奔為巫醫於人間也

少好學習父業袁山松書曰奔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常見郡尉試騎士

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

校獵簡其材力也○劉攽曰常見郡尉試騎士按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為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郡字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

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

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
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
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興成帝正
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興弊賊卒為降虜
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
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犇烏合之衆

犇犇也音
力刃反

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
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

留署門下吏

○劉攽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為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

弇因

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

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

續漢書曰弇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

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也

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

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

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

寵南陽宛人也

上谷太守即弇

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

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

魚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

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續漢志曰

奔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奔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

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奔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上谷郡

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也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

匹步兵千人奔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

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

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

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

二郡兵為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臯據城反叛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為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為復胡將軍使擊臯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

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

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

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

臥溫明殿

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洺州邯鄲縣內

弇入造牀下請間因

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

橫於都內

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

天子之命不出城

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

擄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

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

能辦也

辦猶成也音蒲覓反

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

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

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

劉攽曰河北北據按文多一北字

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

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

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精兵

以集其大計

○劉攽曰按文多一其字

光武大說

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奔言起生曰卿

失言我斬卿奔曰大王哀厚奔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

乃拜奔為大將

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奔至上谷收韋順蔡允斬

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

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奔常

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

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壁謂

築壘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容城

壁也
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光武

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也

還薊復遣奔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

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

平谷

平谷解見光武紀

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

平無終土垠之間

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垠故城在今平

州西南垠音銀

至浚靡而還

浚靡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

賊散入

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

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

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

時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

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舂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

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

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為掾廩侯

掾廩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

汧陽縣東

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

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

望都縣名屬中山國竟母慶都

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

時征虜將軍

祭遵屯良鄉

良鄉縣名屬涿郡

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

陽鄉縣名屬涿

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

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

寵自引兵數萬分為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

軍都縣屬

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

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

祿大夫持節迎況

袁山松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

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吳漢擊

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

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

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

朝陽縣名屬濟

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

張步聞之乃使其大

將軍費邑軍歷下

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

又分兵屯祝阿

祝阿今齊

州縣也故城在今山往縣東北

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

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

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

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

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也

弇

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

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

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

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

上岡阪

爾雅曰山脊曰岡阪者曰阪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

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

兇恐懼聲音呼勇反

費敢悉

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

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

西安

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

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

溜相去四十里奔進軍畫中

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

畫水因名焉

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

臨溜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

會猶集也

後五日攻西

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奔勅諸將皆蓐食

前書音義

曰未起而蓐中食也

會明至臨溜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

速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溜

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溜即西安

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

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

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

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

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

弇況之長子故呼為大耿

又皆疲勞何足摧

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

重姓異名號

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

袁山松書曰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

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

上是其計也

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

兵於內

伏琛齊地記曰小城內有漢景王祠

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

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

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環臺

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

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

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

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

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

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

之

兩旁伏兵如鳥之翼

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

水上

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

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

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

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厯下以

開基

前書曰齊屯田於厯下以備漢信擊破之

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

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

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

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降欲止蒯通說信今擊之食其音異基也

將軍獨拔勅

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

衛尉不聽為仇

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

商為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即至敢動者族之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

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

大司徒伏湛即隆之父

又事尤

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

謂奔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

取張豐平張步等

常以為落落難合

落落猶疏濶也

有志者事竟成也

奔因復追步步奔平壽

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

乃肉袒

負斧鑕於軍門

鑕音竹林反也示必死

奔傳步詣行在所而勒

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

東觀記曰奔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

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

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

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

校餘黨

祝阿餘黨也

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

屯兵於漆

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
幽州新平縣也漆水在西

八年從上隴明

年與中郎將來歛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

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

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為中郎將

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為榮及況卒諡烈侯少

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畀戶邑上大將軍印綬罷

上音
時掌

反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

十六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

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
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隄
廩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為羽
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陽太守
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玆存焉

決錄注云援字伯緒
官至河東太守也

牟

平侯舒卒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
女弟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
以妃為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

騎

○劉攽曰按百官志羽林左右監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

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

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為濟陰

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

林慮侯

林慮即上隆慮也至此避瑒帝諱改焉

位至侍中安帝崩閭太后

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

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

洪錄注曰寶字君達

大貴人數為耿

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

○劉攽曰按前後皆作紹封此誤

箕

牟平侯為侍中以恒為陽亭侯承為羽林中郎將其後

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
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
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

淮陰

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
之仁也名雖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
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
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謀兵於廟而勝
敵
弇○劉攽曰按他傳贊語無單言名決策河北者明少一眈字下文乃可言弇目定計
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而無復尺

寸功夫豈不懷

懷思也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

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

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

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

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劉攽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按文多一也字

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

東觀記慮作憲

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黃門侍

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

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

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真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

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帝

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令東扞鮮卑北拒匈

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聞之警

晏晚也有警急則聞

門晚也 萬世有安寧之策也 ○劉攽口按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遂安生此對文非也

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
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又上
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
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 ○劉攽口按致當作置

左右校尉如其議馬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
尤好將帥之畧以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

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
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闥問前後所上
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東
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
以騎都尉秦彭為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
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
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
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

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

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

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

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縱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

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

天子姊壻

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

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

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

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

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
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

東觀記曰脫帽
趨抱馬蹠也

秉將以詣

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拜
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
泉置戍己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
懷其恩信徵為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
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為郎章和二年復拜
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

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
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
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為光
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
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諡曰桓侯匈奴
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

梨即勞字古通用
勞割也音力私反長

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
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

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

平或作平

丞相

司直韋況晃畢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

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

○劉攽曰按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

三年憲復

出河西以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

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

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

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栗邑侯

栗邑縣名屬左

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

為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
夔為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
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
貊人寇郡界夔追擊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
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
擊之熙推夔為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

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奠韃日逐王三千餘人
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
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
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
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
匈奴中郎將鄭戩音翦元初元年坐微下獄以減死論笞

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

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

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初

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馬

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

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

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與

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

都護戊巳校尉乃以恭為戊巳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

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延州蒲昌縣城是也

謁者關寵為戊巳校尉

○劉放口

案戊巳本是兩校尉故耿恭關寵各為一校今都為戊巳校尉蓋流俗不知漢書以理觀之恭是戊校寵是巳

校屯前王柳中城柳中今西州縣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

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

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莫賜乘

與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也

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

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

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

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

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

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
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
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
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
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
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

笮謂壓
也

恭

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貳師大宛中城

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為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

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

歲乃命吏士揚水以示虜

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

揚示

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馬耆邇茲攻歿都

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

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

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

乃煮鎧弩食其筋草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

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

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

二部謂關寵及恭也

匈奴圍之厯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

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

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

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

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

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

交河城

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

西州交河縣也

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

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

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降會

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

月至玉門

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按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

門關也

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

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
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
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
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
顯爵以勵將師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
爵賞於是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
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

共今衛州
共城縣

餘九人皆

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

據東觀
記馬嚴

齋牛酒釋服

奪情不
令追服

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

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

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

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

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

姐音紫又
子也反

燒何羌

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

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

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

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

忿恭薦竇固奪其權

及

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

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

溥音

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園陵○劉歆曰案注文言扶風郡不成文埋當云扶風都尉誤一字

元初二年擊畔羌

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畢並為郎畢字李遇

順帝初為烏桓校尉

遇或作過

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

畢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

蘇武武帝

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氊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二十年乃還也

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

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

俱捨生而取義也

昔曹子抗質於柯盟

曹子魯大夫曹劌也一日曹沫史記曰齊桓公

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

公乃盡還魯之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申威於河表

相如解見寇恂傳也

蓋以決一

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

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

龍蛇之章以為歎息

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縣書宮門

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間趙
殿醺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
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東洽胡情夔單虜迹
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

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後漢書卷四十九

後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耿弇傳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兵邯鄲○諸本同

臣

承蒼

按成帝子下當複出一子字

令詣于光武○于字似衍文

諸將擅命於畿內○諸本同

臣會汾

按下云貴戚縱橫

於都內二句相對為文畿內當作畿外諸將方征伐

四方不得云內也觀注自明

臣承蒼

按貴戚謂趙萌

也更始傳更始納萌女為夫人萌專權威福自己注

但以王匡張卬當之猶未得實

從追至容城注在今易州道縣也○諸本同道縣地理志作道縣

使監羽林左車騎注百官志○志字監本訛作序今改正

秉弟夔轉車騎都尉劉攽刊訛衍車字○臣承蒼按是

時竇憲為車騎將軍故夔之官轉為車騎都尉其後憲為大將軍夔之官又轉為大將軍左校衛車字非

衍也

盡獲其匈奴珍寶財蓄○推尋文義其字當是衍文

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注馬城屬代郡故城在今雲
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
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馬○臣會汾按因馬迹築

城是雁門之馬邑非代郡之馬城章懷此注蓋誤記
漢書注耳

後漢書卷四十九考證